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文库

#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转换

From Interpreting the World to Changing  
the World : the Subject Transition of Philosophy  
Achieved by Marxian Philosophy

程彪 / 著

Marxian  
Philosophy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文库

# 从“解释世界” 到“改变世界”

——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转换  
**From Interpreting the World to Changing  
the World: the Subject Transition  
of Philosophy Achieved by  
Marxian Philosophy**

程彪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解放世界”到“改革世界”: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转换/程彪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0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文库)

ISBN 7-206-04812-9

I.从… II.程… III.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8248号

#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转换

---

著 者:程 彪

责任编辑:陈余齐 封面设计:翁立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http://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25 字数:17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812-9

版 次:2006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100册 定 价:1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 任 孙正聿

副主任 孙利天 贺 来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天成 王振林 艾福成 孙正聿

孙利天 刘少杰 刘福森 邴 正

杨魁森 姚大志 贺 来

## 序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7页）。这是人们经常引证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并以这句名言来表达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理解。程彪博士的学位论文，也是以这句名言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并把“改变世界”称作马克思哲学的“主题”。

哲学“主题”的转换，意味着哲学历史使命的转换，也意味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因此以“主题”转换来阐释“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哲学，可以更为深切地触及人们经常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的巨大理论内涵，而不是简单地从哲学功能的角度去解说“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借程彪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之机，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在这里，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在通常的理解与解释中，是把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归结为“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这种解释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

### “解释世界”的哲学？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说，“哲学”作为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说法，即“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它的直接的社会功能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理论“解释”，因而在它的直接的存在形态和社会功能上，都不是“改变世界”，而只能是“解释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9页）因此，人们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和“批判现实”的角度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这种解释，已经不自觉地模糊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而只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的理解说，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哲学家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的黑格尔哲学：“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惟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25页）对此，科尔纽曾作出这样的论证，即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理性和真理的胜利，代表了精神自由的原则。这场大革命意味着从两个方面改造了世界：其一，作为人民意志的反映，这场大革命

超越了当时的现实，即摆脱了旧的经济社会制度；其二，这场大革命，通过宣扬国民的理想而超越了人的利己主义的特性，使人们将自己的私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即要求人们为了更高尚、更崇高的生活方式而抛弃利己主义（参见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这种使个人同国家和民族相结合、从而使人崇高起来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是以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则是以哲学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把行动变成思想，把要求变成原则，从而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样的哲学，为什么说它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呢？这才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来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哲学的根本区别，来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自身所具有的“解释世界”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不期待或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基本功能，而是因为马克思在革命的意义改变了“哲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关于“哲学”，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作出这样的“划界”性的论断：“自希腊时代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那么，哲学如何保证它所寻求和提供的这套“观念”或“框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呢？

#### 4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罗蒂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种主张进行辩护。”（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正是基于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理解，罗蒂提出了哲学理性的当代任务：“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译本作者序）。由此，罗蒂提出了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

我国学者在反省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时，亦作出了大体相似的理论概括：“经过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元哲学或哲学观问题更为清晰可见。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因此，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则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高青海、孙利天：《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正因为马克思哲学不是以“绝对真理”之名去充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不再是“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而只是“改



变世界”的新哲学。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上帝人本化”的哲学演进中，一直致力于寻求和论证“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然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为人的自由所提供的“根据”，是“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的“自己运动”，也就是“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5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关于“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性地变革为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范畴。这就是以“改变世界”为主题的马克思哲学。

程彪博士的学位论文具体地讨论了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主题，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是富有启发性的。希望他以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不断地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探索。

孙正聿

2005年12月18日

# 目 录

导 言 走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	1
第一节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层悖论 .....	1
第二节 走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	10
第一章 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主题转换的理论前提 .....	20
第一节 哲学的历史演进与哲学的主题转换 .....	20
第二节 “解释世界”：近代哲学的主题 .....	32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主题转换的理论历程 .....	63
第一节 明确新的哲学旨趣：“人类的解放” .....	64
第二节 开拓新的哲学视野：“市民社会” .....	76
第三节 奠定新的哲学基点：“现实的人” .....	84
第四节 确立新的哲学主题：“改变世界” .....	92
第三章 “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的主题 .....	111
第一节 “改变世界”作为马克思哲学问题 .....	111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对“改变世界”问题的回答 .....	127
第三节 “改变世界”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 .....	141
第四章 马克思哲学主题的现代意蕴 .....	173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主题与现代哲学主题的内在 关联 .....	173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哲学的未来走向 .....	193
参考文献 .....	210
后 记 .....	217

## 导言 走出“解释世界”与 “改变世界”的悖论

### 第一节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的两层悖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sup>学界公认这句话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并以此为依据把马克思哲学简洁地称作“改变世界”的哲学，而把前马克思哲学（或者传统哲学）统称作“解释世界”的哲学。

这个区分和概括虽然一目了然地表明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然而却是笼统和模糊的。在思想的追问下必然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之中。

首先，哲学史研究表明，“改变世界”并非马克思哲学的专利，任何哲学都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或“思想体操”，任何哲学都怀有“改变世界”的强烈的改变世界的愿望或动机。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做神赐予雅典的一只牛虻；柏拉图把实现其“哲学王”的理想作为变革现实政治的最高方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对于历史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更是难以估量；即使是以晦涩思辨著称的德国古典哲学也被马克思称作“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即：“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论断）直接针对的就是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尽管说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保守的，“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sup>[2]</sup>但是，他们对现实却抱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反叛现实和改变世界的思想动机，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何他们会引起当局的极大恐慌，也不能说明为何强烈地吸引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注意力。由此可见，任何哲学都不是纯粹的概念游戏、思想体操，任何哲学都具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或动机，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变革现实、推动历史的思想解放作用。

其次，从哲学的理论性质看，哲学之为哲学就在于它是超越的、批判的。除了哲学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批判的一面外，哲学首先要超越和批判的就是现实。无论多么抽象的哲学观念都不是世界之外的玄思遐想，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sup>[3]</sup>作为二者的统一，哲学不仅反映和表征着自己的“时代精神”，而且还批判性地塑造和引导着新的“时代精神”。批判现实、“改变世界”是哲学的理论性质所决定的哲学的宿命。如果有某种哲学仅仅提供某种解释世界的方式，那么，这种哲学或者是神话、或者是常识、或者是科学，但是，无论是什么，它也决不是马克思所谓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相统一的“真正的哲学”。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

第三，马克思哲学，作为哲学，同样也必定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而且只有马克思哲学才真正实现了这两种功能的统一：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反映和表征着时代，即，解释着现存世界；它作为文明的活的灵

魂又必然构成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即，改变着现存世界。马克思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若要切实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功能或任务，真正起到理论指导的方法论的作用，必须首先具备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功能，科学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规律。如果马克思哲学不具备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功能，那么，“改变世界”也就会成为“空想”，或者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思想追问，我们认识到，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而必然会对“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的区分和概括产生怀疑和诘难：前马克思哲学也具有“改变世界”的动机或功能，为什么称之为“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并非排除“解释世界”，为什么却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些追问充分暴露了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第一层悖论，也是一个最显明的悖论，即：

一方面，在思想前提上，人们承认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顾这一思想前提，试图从功能的角度把哲学区分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

这是一个逻辑悖论，只要否定了这一逻辑悖论的前提，也即，只要不再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理解为哲学的功能，也就消除或超越了这一逻辑悖论。超越这一逻辑悖论的通常思路就是从哲学的理论本性差异的角度去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分别标志着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

从理论本性来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所以称前马克思哲学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因为其理论本性是“解释世界”的；同样，之所以称马克思哲学为“改变世

界”的哲学，是因为其理论本性是“改变世界”的。这并不否认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这种理解虽然超越了上面所说的逻辑悖论，但是，由于难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却陷入更深层的思想悖论之中。

从理论本性看，前马克思哲学都致力于寻求一个能够“解释世界”的最根本的统一的原理，无论这个统一的原理是“本原”、“上帝”还是“理性”。他们认为只要人们把握住他们所确证的那个“解释世界”的最根本的统一的原理，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认为，只要使人们放弃原有的错误的或肤浅的得自先前哲学或习俗的“解释世界”的思想观念，获得一种崭新的、正确的或深刻的每个哲学家所自信的“解释世界”的根本观念，也就自然会促使人们去“改变世界”。因此，在前马克思哲学看来，只要解释了世界，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改变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理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sup>[4]</sup>因此，在前马克思哲学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释世界”，在于寻求能够真正“解释世界”的根本原理。前马克思哲学所一直坚持不懈地寻求的，就是这种“解释世界”的最为根本的原理。

这实际上就把“改变世界”消融于“解释世界”之中。“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即致力于以某种新的方式去说明现存世界，而不是推动人们去从事改变现实世界的实际斗争。”<sup>[5]</sup>也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所揭示的，“青年黑格尔派玄学家们尽管满嘴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

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sup>[6]</sup>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哲学称为“解释世界”的哲学。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前马克思哲学把“改变世界”消融于“解释世界”之中，“只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最终也无法真正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他们所能达到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辩护性解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释世界”、发现绝对真理的愿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辨哲学的幻想。“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sup>[7]</sup>

马克思哲学识破了思辨哲学的幻想，认清了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对“绝对真理”的希求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旦认清了这一点，“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sup>[8]</sup>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sup>[9]</sup>

马克思哲学终结了“思辨哲学”，使哲学的理论本性发生了质的改变。马克思哲学抛弃了旧哲学一劳永逸地解释世界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来改变世界的“思辨的幻想”，马克思哲学不再企求“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sup>[10]</sup>而是立足于“革命的实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

世界”。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是“改变世界”的。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就会发现，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人们却有着两种表面不同，实则内在一致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是“改变世界”的，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说，马克思哲学是“科学”，而且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它把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变成不仅科学地“解释世界”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且现实地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的革命的哲学。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哲学否定了“思辨哲学”，开辟了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实证的科学研究。由于“思辨哲学”从抽象的思想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永远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从“实践”出发，即从“现实的人”或“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科学地说明或解释了人的现实世界。不仅找到了人类社会真实基础，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而且从“实践”这一现实基础出发，使所有哲学问题都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尤其是使旧哲学陷入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领域也得到了合理的、科学的说明，一切哲学论争也都消停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11]</sup>哲学的未来发展就是沿着实证科学的方向去考察人的现实生活。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否定了“思辨哲学”却变成了“实证科学”。<sup>[12]</sup>

第二种理解，是与第一种理解针锋相对的，它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不在于其科学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的确有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但是那不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的各种思想理论背后或深层的人道主义或人类解放



的终极关怀。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科学，不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的哲学基础，而且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解释世界”的理论。在这种理解看来，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因为它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理论，包括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经济批判等等。通过对一切使人异化、使人丧失自由本性的东西的无情批判，展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前景。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以扬弃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也即“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sup>[13]</sup>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不仅意味着现实地“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归宿和现实功能，而且意味着“改变世界”、变革现实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或精神实质。“改变世界”所昭示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sup>[14]</sup>

这两种理解虽然互相对立，但却并不矛盾。在第二种理解看来，第一种理解所说的科学的部分并非马克思的哲学部分，而仅仅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在第一种理解看来，第二种理解所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而马克思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这种理论旨趣诉诸于科学，从而使之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两种理解是相互补充的，两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的理解都是非常模糊的，都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因为两者不仅会导向同一个结论：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哲学——它或者是科学，或者是人道主义，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且还强化着同一个理论前提：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就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哲学视为关